

青少年心理健康专栏

青春期突围

## 孩子,听我一曲饺子歌(二)

□丁兆梅

忙活一天又需要一个人对付混饭的夜晚,我常喜欢煮上一大盘饺子,盛一碗滴过很多麻油的饺子汤,坐在沙发上吃吃饺子、追追剧、喝喝汤,感觉那一刻的人生惬意指数赛过了小神仙。

只是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一代们大多不会制作饺子皮儿、馅儿,能熟练将馅儿捏进饺子皮并保证不漏不破者也为数不多;另外我大中华之外的人类更加不擅长干这个需要将技术、艺术进行叠加融合的活计。但以上两类人能吃、会品、肯认同、常想念且非常善于表达他们的真实渴求。他们对新鲜的中国饺子们满怀期待、初心不改,他们多年如一日地惦记着这一口,以至于他们的后代也拥有了同样的兴趣爱好。这些人可能都掌握了一个真理——既然人这一辈子吃多少食物是有个定数的,若不想让垃圾坏了肠胃,就得多拿美好的食物来占领地盘。

在这个问题上,他们达成了共识:先下口为强。

那么问题来了——离开了这片熟悉的土地,身边又暂无肯为你包饺子的人,怎么才能吃到想要的饺子和眷恋的味道?

比如我家小羊和小侄子这批00后们,自幼被几位好厨艺的人喂养成了品饺子专家和馅儿挑剔人士,对他们而言,速冻饺子充其量只能在无饭可吃时应急果腹、或被疫情等其他不可控原因困住时作为不得已的

选择。

速冻饺子好是好,但它天生缺少了那些思乡良药和岁月礼物所需的成分,也无法疗愈他们漫漫人生路上可能遭遇的水土不服、肠胃失灵、心情低落等次生毛病。

秋季,几个少年即将远行,或赴异乡求学、或去异国深造、或到新岗位锻炼。在尚未开启人生新征程前,姑娘们殷勤探问,饺子自然是要尽他们先吃个够的。未来日子里,他们是否有幸遇到会包饺子的朋友、邻居、同学和同乡?他们是否会愿意为了某一个人而学习和面剁馅儿包饺子,在吃饱喝足后开心追求事业甚至携手共奔美好新生活?

谁知道呢?

唯有多加祝福,以及给予恰到好处的指导点拨——大前提是他们愿意听、且听得进我们的一席话。若是不爱听唠叨,干脆送他们一首莫言的《饺子歌》,请他们跟着莫言的深情呼唤感受一番也是好的——

饺子啊饺子,  
你优美流畅的线条,你光滑洁白的表皮,  
你五花八门的包容,你千奇百怪的滋味,  
你赴汤蹈火的英勇,你无私奉献的品德,  
每当我想起你的名字,我就感到生活充满希望。

我们的饺子,它抚慰好肠胃、温暖着岁月,支撑了过往、串联起未来。(本栏目由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供稿)

## 别给孩子贴负面标签

□辽溪

我的小侄子今年6岁,长得很可爱,家人都喜欢得不得了。我儿子比他大3岁,我常常领着他俩出去玩儿,可是每次我弟弟都要嘱咐:他胆子小,别让他荡秋千、滑滑梯。我儿子玩儿得热火朝天,小侄子在在一旁看。我鼓励他:去和哥哥一起玩儿吧,他带着你。小侄子眼里泛出胆怯的光,小声说:“不,我怕。”

我们去划船,他不敢坐;骑马照相,也怕。次数多了,我就分析:事情应该出在弟弟的身上,如果他不是以爱的名义在孩子身上贴上了“胆小”的标签,小小的孩子怎么能有如此的自我认知。

弟弟给小侄子贴的“标签”,看上去是爱、是保护,但是这和“笨”“懒”一样,评价的次数多了以后,会在孩子的脑海里固化,成为挥之不去的魔咒。

还记得那次和朋友领着孩子去春游,雨后的山林地上湿漉漉的,我忽然被脚下出现的蚯蚓吓得大叫,朋友的女儿却兴奋地跑过来观察起蚯蚓。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,对这种“丑陋”的东西竟没有抗拒?朋友告诉我,他们从不告诉孩子什么是可怕的,只给她讲哪些东西能伤害人,告诉她什么是危险的、应该怎样应对,这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教育。

工作中我很少接触家长,很多家长张口就是“我孩子笨死了,学习就是不行”之类的,我想她能在我面前自然地说出来,也一定在孩子面前没说。小的时候,家里的大人总是嘲笑我的塌鼻子,虽然是善意地开玩笑,但是至今,我都为自己的鼻子而自卑。

对家长而言,很多话,就是一时的情绪发泄,是恨铁不成钢。但真可以对着孩子说吗?

别轻易否定自己的孩子。儿童的可塑性非常强,即使眼下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,经过老师和家长的正确引导,有很大机会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。

不要随意贬低孩子的品德智商、行为举止、容貌身材等。孩子就像一张白纸,标签就像无形的暗示。如果真想给孩子“贴标签”,那就贴阳光向上的那些吧——勇敢、礼貌、讲卫生等,贴上后,多鼓励赞美,强化他们的自尊、自信。



本版投稿邮箱:  
2457901059@qq.com



## 童心里能长出饼干,也能开出花

□丘艳荣

路边,有一块用矮矮的空心砖围着的菜园。每到春天,菜园外沿就长满了指甲花苗。盛夏的时候,指甲花就相约开花了。我喜欢停驻在不同的位置看指甲花。如苏轼看庐山,我看指甲花也能看到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的效果。远看指甲花像春燕绕柱,近看像飞鹤吟歌,上看像蜻蜓点水,下看像蝴蝶起舞,左看像彩凤展翅,右看像孔雀开屏,怎么看也看不厌。

看着看着,那个傻傻的小女孩就会从记忆里跑出来。那个小女孩多大?四岁还是五岁?姨把她圈在臂弯里给她剪指甲。“咔嚓”一声,指甲屑弹了出去。她滑出姨的臂弯,俯身去捡指甲。月牙似的白白的指甲被她托在手心里。姨唤她回来,她又乖乖钻进姨的臂弯,让姨给她继续剪。这一回,她把另一只手张开,托在被剪着指甲的手的下方。指甲剪了下来,不偏不倚落到她张开的手心里,让她满心欢喜。换另一只手剪了,她便把攥着的指甲屑倒腾在另一只手掌心,依旧用一只手托在另一只手的下方,不让一个指甲屑飞到别处去。姨说:“剪完了扫扫地就是,那么辛苦接着干吗呢?”她不说话,只是有点羞涩、有点神秘地笑。

她的心里藏着一个开花的梦,自从她知道邻居家那好看的花叫指甲花之后。她在路边找了一个被丢弃的破盆,从菜地里挖了土,然后把自己的指甲屑收集起

来埋进土里。她每天都记得给盆里的指甲屑浇水,她每天都等着指甲屑冒出绿芽、长出新叶、开出漂亮的花。可是,等了很多很多天,土里什么都没长出来。她挖开土来看,她的指甲屑依然是指甲屑,除了颜色变脏了,再没有一丝变化。她很疑惑:为什么我的指甲长不出来花来?

小女孩长大了,结了婚,有了一个儿子。儿子四岁那年,她带着他到河堤散步。儿子一边吃着饼干,一边开心地 and 每一朵花对话:“你们想不想吃?”然后把剩下的饼干屑撒在花丛里,说:“种饼干啦!以后我就可以来摘饼干!”

她听了之后哈哈笑。似曾相识的一幕让往事流转,她想起了多年以前的那个女孩。那个收集指甲屑的女孩,曾经带着十二分的虔诚,把指甲屑种在土里,给它浇水,等待它们长出美丽的指甲花。等待的日子好难忘:那种期待、那种煎熬、那种忐忑,让童年有了别样的味道。当时间验证指甲屑种不出指甲花的时候,小女孩有一些失望,却也获得了一种成长。她想,当她的孩子知道饼干屑种不出饼干的时候,他也将步入一个新的成长阶段了。

那个女孩就是我,指甲花就是我的童年花。

所以,我不急于告诉儿子饼干屑是种不出饼干来的。因为,孩子的纯真和懵懂就是童话,就像草叶上的小露珠、像深谷里流出的清泉、像微微拂过的风,赏心悦目,最能触动我们内心柔软的东西。